

宝文堂通俗小说

翠微谷盗金案

张祖荣等著



571
71

宝文堂通俗小说

翠微谷盜金案

张祖荣等 著

宝文堂通俗小说

已出六册 欢迎选购

翠微谷盗金案	张祖荣等著	定价：2.85元
上海滩神偷手	唐宗龙等著	定价：2.75元
金佛像出土记	萧坚等著	定价：2.95元
血染景阳宫	郎忆倩等著	定价：2.95元
虎女泪	杨海英等著	定价：2.95元
当了尼姑的大学生	阿蒙等著	定价：3.10元

翠微谷盗金案

张祖荣等 著

编辑出版：宝文堂书店（100086 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甲81号）

发行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京彩虹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67千 印张：6.75

印数：1—8,500册

统一书号：ISBN 7-80030-169-9/I·119

定价：2.85元

责任编辑：吴越 戈人

封面设计：姜吉维

卷 首 语

“宝文堂通俗小说”，是一套专发中短篇通俗小说的大开本中型文学丛书。

前一个时期，社会上出现过一阵子“通俗小说热”。从金庸热、古龙热，到琼瑶热、三毛热……再加上产自国内的创作、来自国外的译介，一时间各种流派的通俗小说风起云涌，充斥书肆，鱼龙混杂，泥沙俱下，连一些宣扬封建迷信的、描写色情凶杀的文字垃圾，也趁机借“通俗文学”这块招牌纷纷出笼，诲淫诲盗，误人子弟。于是乎通俗文学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指责，“取缔”“禁止”的呼声迭起。

我们认为：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不可避免的。看问题要具体分析：通俗文学中固然确有庸俗的作品甚至文字垃圾；“高雅”文学中难免也有不甚高明、不甚雅观的糟粕。“通俗”与“高雅”，只是形式的不同，是非好坏，一是应该看主流，二是应该看作品的主题和内容。在中国，自从有小说以来，绝大多数都是通俗的，连被称作“里程碑”的《红楼梦》也不例外。而自称“纯”文学或“雅”文学中的多数，形式和技巧主要引自西方。我们不能保守，只继承传统形式，反对引进；也不能同意全盘西化，排斥民族形式。在目前，如果“雅”“俗”两家还不能携手合流，共创新路，那么，至少应该取长补短，共同提高，互不侵犯，各领风骚。

基于这种认识，我们在通俗文学似乎已经走进低谷的今天，创办这样一套丛书，其目的，就是想在通俗文学这个领域中做一些承前启后、创新提高的工作。鉴于编者自身的修养水平和今天中国通俗小说作者群的水准现状，我们并不强求发表的作品都是

第一流的、能代表中国水平的。我们的希望是：逐步充实，渐次提高，自我完善，臻于上乘。

这一集，我们共选编中篇五篇，短篇六篇。

世界上产钨最多的国家是中国，中国最大的钨矿在赣南。但是有一个时期矿里却出现了一批盗矿的“矿老鼠”，领头的竟是陈毅元帅当年的警卫员！这是怎么一回事儿？中篇小说《翠微谷盗金案》通过一个记者的观察，写出了处于贫困落后状态下的老百姓的喜怒哀乐，歌颂的却是这批盗贼们，因为他们良心未泯，品质比矿长们要高贵得多！

改革开放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这是中央的政策。但是“你有政策，我有对策”。首先富起来的是有学问的教授、有技术的专家，还是素质极差的痞子？《三等公民冒富记》和《山妮经商》，将会告诉您这个答案。中央提倡的是劳动致富，但是发了大财的却尽是那些胆子贼大、专走歪门邪道的人！这些社会现象，令人深思。

《失控的国际特快》，初看是一篇惊险小说，但是掩卷深思，就会发现造成这一次事故的间接原因，其实是身居领导岗位的人思想僵化，办事主观，不理解、不支持中年知识分子引进科学技术搞改革。字里行阅读《史记》，请读者掩卷之后，再想一想！

《反毒桌海底激战》是一篇真正的惊险小说。毒品在我国绝迹已经很久了，但是资料表明：吸毒和毒品走私确实存在，而且来势凶猛。但愿小说所写，都是凭空杜撰的无稽之谈！

六篇短篇小说，都是精品，篇幅虽然不大，含意却很深邃。特别是周岩方反映农民生活的三个短篇，每篇不过三四千字，写得朴实无华，精炼而有深意，值得一读。《黄金》，是一篇描写澳大利亚现代淘金者生活和心态的创作小说。中国人笔下的外国和外国人，是否符合当时当地的情况？作者的探索，希望读者指正。

目 录

卷首语.....	(1)
翠微谷盗金案.....	张祖荣(1)
三等公民冒富记.....	唐宗龙(41)
失控的国际特快.....	王云根(88)
反毒梟海底激战.....	王越强(125)
第一〇八个殉难者.....	周 航(154)
黄金.....	寇 丹(166)
天才的毁灭.....	马新川(179)
短篇小说三题.....	周岩方(191)

血洒龙珠石

拿老婆换屋基的汉子

死神脚下的忏悔



张祖荣

一、藏着记者证的流浪汉

省报的见习记者凌成生风风火火地往矿业公司赶。他的单车闯了红灯，要不是记者证起了作用，险些扣车罚款。如果那封该死的人民来信反映的问题属实的话，总编叫他两个小时后就搭班车去赣南。眼下，他就是赶到矿业公司，去核对那封人民来信反映的问题的。

清晨上班不久，总编就把他叫去了。他刚坐下，总编就从办公桌对面推过来一封信。总编没有说话，只是用手指点着桌面，示意他读一读。

信是从赣南一个叫做翠微谷的钨矿山寄来的，信的末尾署了一大串名字。那些矿工在信上说，完全是出于矿山主人翁的责任心才促使他们向党报反映这个问题的。

原来，翠微谷钨矿号称全国最大的钨矿，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钨矿。它是江西省国民经济的支柱——有色金属工业的重要基地。目前，由于从四面八方蜂涌而来的盗矿人的偷盗骚扰，矿山的正常生产秩序受到破坏，矿产资源损失严重，产量锐减，不安全因素剧增，事故接二连三，矿上的生产面临着被迫停产的危险。

信中说，这些盗矿人全是粤北赣南的农民，还有不少远方的盲流人员，男女老少都有。他们成帮结伙，已经形成一个黑社会，从盗采、盗运到销售脱手，有一个完整的网络。他们用小恩小惠和女色，腐蚀矿工和管理人员，打着在山溪里淘洗钨矿砂的幌子，明抢暗偷，巧取豪夺，“生意”越做越大，手法愈要愈刁。由于人数众多，矿上的治保人员和矿警对他们防不胜防，还有的因为都是本乡本土，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原先，这种情况只偶尔在农闲时发生，现在干脆全年经营了。这样，贵重的钨金，那珍贵的钨矿砂，喂肥了数以千计的“矿老鼠”……

矿业公司接待凌成生的是一位秃了顶的中年人。他听明白了这位青年记者的来意之后，从办公桌抽屉里抽出一大叠材料，那是公司派出的几个调查组的调查报告。它证实了那些矿工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。最后，他那胖胖的身子往藤椅背上一靠，长叹一声说：

“事情难办哪！……法不责众，那上千个人，来无影，去无踪……”

“擒贼先擒王，把他们的头儿先抓起来……”凌成生向前倾过身子说。

“头儿？对对，他们是有个头儿，外号叫‘五魁首’，在矿老鼠中间极有威望。我们光知道他是梅岭一带的人，但公安部门怎么着也没能查出他的蛛丝马迹来。捉贼拿赃，但他用不着自己去

做贼，对他也就无可奈何了……”

“哦……”凌成生叹了一口气，浓眉蹙成一团。

凌成生对面那个人苦笑着慢慢站起来，解嘲地说：

“中国的问题，凡反映到报社的，十之八九已经是山穷水尽了……”

离开矿业公司，凌成生心头非常沉重。他知道，这趟赣南之行，是非去不可的了。他来不及回家，只给哥哥挂了一个电话交待了几句。他哥哥凌成立是一家科技服务公司的经理，在省城也算是个风云人物。

真到了凌成生搭上班车，晃晃悠悠逆赣水而南的时候，不知怎的，年轻人那颗心也晃荡得愈来愈厉害。这个见习记者还是生平第一次执行这么重大的调查采写任务。报社里人手紧，只能让他去“单打一”。他更知道，这趟赣南之行，与其说是采访，不如说是侦破。按常规，直闯矿长办公室，亮出记者证，然后掏出小本本，听矿长副矿长们诉一通苦，发一通牢骚，那就等于没采访。那么，除此之外，能有别的办法么？

凌成生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他的心慢慢横下来了。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后生，要想在省城的新闻界露头角站住脚，必须采用一些非常规手段去进行惊人之举。至于，这样做会引起什么后果，会出什么意外，他没顾得上多想。这一切，似乎真应了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这句俗话了。

好在凌成生有个好条件：他是赣南人，对这一带的风土人情方言俚语非常熟。总编让他来挑这个担子，恐怕也想到这一层。

三天后，在那条通向翠微谷矿区的尘土弥漫的砂土公路上，有一个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的年轻人在踽踽而行。他的背上，背着一个早些年部队清仓物资作为救济老区时发的军用背包，外加一

个盛冷饭用的黑色的竹筒儿，一看就是个地道的赣南老区的小老表。他走得并不太靠边，并且对汽车喇叭和司机们的叱骂充耳不闻，以至使那些运矿砂的“东风”不得不减速绕开通过。末了，那些一身油污的司机们往往朝窗外吐出一口唾沫，扔下一句骂声：

“他妈的，又多一条矿老鼠了！”

前方，翠微谷口，尘土和暮霭把道儿，把山峦，把那条原本十分清澈、而今成了选矿场排放废水通道的溪流都遮得严严实实。凌成生抬起头，茫然地在心里自问：“这是我的家乡吗？”无论如何，那种儿时一直占驻他心田的对故乡的亲切感再也唤不回来了。

二、他是“五魁首”？

在进谷之前，凌成生就打听到：他有个儿时的光屁股朋友，排起来还是个姑表亲，也在翠微谷混。今几个，凌成生打算先去找他。即使干矿老鼠，没个落脚点还是不行的。

进了翠微谷之后，只见整个矿区已经发展成一个不小的集镇，矿部的办公楼极有气势，矿上的招待所也颇为豪华，商业区、矿工生活区在暮色中一下子恢复了活力。凌成生买了两只皮子厚到不能再厚、馅儿小到要用地质队去钻探的不失矿山特色的包子啃着，慢慢穿过华灯大放的矿区。

暮霭下，山色愈来愈深了，四面八方的山峦一下子压过来，与身后的矿区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山坡上，树林后，那些沟沟坎坎中间，这里那里，亮起一盏两盏孤灯。那决不是电灯，人类文明的电流是决不可能流进这些窝棚里来的。不久，那昏黄的油灯和烛光愈来愈多了。于是，一个神秘的世界一下子推到年轻的凌成生面前。是了，这才是矿老鼠们的世界，一个特殊的王国！

但是，凌成生那位表哥，他在哪里呢？

凌成生慢慢拐进一道山沟里，沟底，有一座很高的矸石山，在那矸石山的顶上，排列着几个窝棚。那是用树枝和茅草搭成的最原始的建筑物。这时，凌成生听到从窝棚里传出嘈杂的人声。

凌成生慢慢上了矸石山，脚底下，矸石在哗哗地响。等他走近那排窝棚，一个又响又脆的女人的声音冷不防响起来了：

“唷，什么风把老表哥给吹来啦？快进堂坐坐……”

堂？这样的窝棚也能叫堂？天晓得！不过，凌成生还是走近了。由于天黑，对面这个女人的颜面没能看清，凭声音也能听出来年纪并不大。同时，一阵劣质雪花膏的香味扑面而来。那女人把他当成矿上来找乐子的工人，竟把一条赤裸的胳膊搭到凌成生肩上。但等她发现这个小老倌这身穿戴，那条胳膊立时抽了回去，并且，那口音也变了：

“你？你来作啥？……”

“老表嫂，我寻访一个人，大余县古家寮的福贵胡子……俺没活路了，奔他摸点儿乌金，混口饭吃……”凌成生一口地道的赣南方言，没半点儿杂音。当地人都把钨矿叫成乌金，他和盘托出自己的来意。

那女人在咯咯直笑。随着笑声，女人身后窝棚的门帘布掀开，三四条汉子裹着一股浓烈的酒气一齐出了窝棚。那女人笑够了才直起腰来说：

“爷们儿，我只当今晚上找到主顾了呢，没想到也是个矿花子！他说他来投靠福贵胡子……”

那三四个汉子不由分说，把他推进了窝棚：

“进去吧，福贵胡子在棚里……”

窝棚里，一盏悬挂着的马灯底下，那张乌黑的竹席上，只有

一堆散乱的扑克牌和香烟头，哪里有福贵？两个汉子一边一个，把凌成生往席子上按：

“来来，先玩儿几把，哥儿们再陪你去找福贵……”

“我，我不会……”

“不会？不会玩儿牌的人还能摸乌金？……”

“我，我没钱……”凌成生急了。

几双手直往他怀里伸进来：

“来来，哥儿们摸摸，看真没有还是假没有……”

凌成生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，他只怕记者证被他们摸出来。现在，想要脱身是不可能了，他只得顺势在席子上盘腿而坐，输几个钱买个人情，可能还划得来。再说，入境随俗嘛……

他们开始赌了。这是一种在赣南极为普通的纸牌游戏，但用它来赌钱，这在凌成生还是平生第一遭。一转眼，他一张大团结就不翼而飞了。

正赌着，棚外望风的女人哼起了采茶调。立时，棚里的三条汉子像触电一样，把钱往怀里一塞，扒开草编的后墙，钻出窝棚。临走时，只扔下一句话：

“快逃，抓赌的来了！”

凌成生坐着没有动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他想逃也没地方逃。见那几个赌徒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小凌甚至感到几分欣慰。法律毕竟还是有效的，抓赌尚且如此，对付盗矿真的还能一筹莫展？小凌心里想，来抓赌的准定是矿警或矿上的治保人员吧？他才不怕被抓去哩！

窝棚的门帘布被掀开，几支手电筒的光柱在棚里乱晃，最后一齐落在凌成生的背上。

“人呢？”

凌成生坐着没有动，他下巴一抬，示意后墙那个破洞说：

“都走了。”

“他们是谁？叫什么？说！”

“不知道……”他确实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

“你不说，‘五魁首’大爷会让你说。站起来，跟我们走！”

凌成生心里咯登一下。怎么，去见“五魁首”？他们不是矿上的？……小凌顺从地站起来，慢慢转过身。手电光打得他花了眼，他没法把来人看清楚。他跟着来人走出窝棚。棚外边，那个女人仍垂手站着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“银花，你怎能老不改？这样下去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怎么对得起‘五魁首’大爷……”有个上了年纪的人在数落她。

凌成生被押走了。山里的路七高八低，小凌心里也七上八下。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？矿老鼠竟然抓矿老鼠的赌，还有那个“五魁首”，那个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酋长，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？……

凌成生被押着七弯八拐，不知道走到哪里了。他只记得，似乎翻过两道小山梁，最后又上了一道坡，这才看见，前方有一片火光。那似乎是两堆篝火。火光下，映照出一座小庙般的砖瓦结构的建筑。走近一看，果真在大门上方看见“山神庙”三个墨汁写的字儿。已经有不少人了，庙小人多，连庙门外都垂手站着十来个人。凌成生是最后押到的赌徒，他自然进不了庙而只能站立在庙外的那群赌徒中间，而且根本看不见庙里的情况。那两堆浓浓的篝火烘烤着他们的后背。

庙里，有个人在训话，声音像铜钟：

“最近，赌博风愈刮愈烈，今晚就有八个窝棚在赌。我说，老少爷们儿，我讲过多少次了，咱们矿花子挣这几个钱多么不容易，这是拿命换的钱哪！都是老少哥们儿穷乡亲，你赢了他的卖

命钱就能心安理得？该扪心自问哪！大伙儿说说，这风该不该刹？把赢的钱退还给你的穷哥儿们吧……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干咱们这行的，谁都避不开有危急落难的时候，那时还不得靠穷哥儿们拉一把？大家怎能为几个钱失了和气？看在我这张老脸上，赢的把钱退还给输的……”

庙里的人讲到这里，就有人把一张十块头塞到凌成生手里。原来那三个人也没跑掉，他们正站在自己身边哩！

“另外，规矩是大家拟的，现在开始交罚款。不论输赢，垓部得交，这样你下回就不敢了。广东、福建和其他外省来的，每人十元；本省的，每人二十元；是本县的，每人三十元。林老三，你开始收吧……”

这是无比威严的命令。场上的人全部在掏钱，连一句不满的咕哝声也听不到。轮到小凌时，他乖乖地掏出三张十块头。这一来，他可真成了贫困户了，连回省城的车费都成了问题，看来他真就当矿花子了。

交了罚款以后，凌成生心里想，庙里那位有着至高无上权威的人，看来必定是“五魁首”无疑了。花了三十块钱，能找到这个黑社会的魁首，这钱花得不冤。另外，他还急于要找福贵胡子呢。

于是，他拼命往庙里挤去。慢慢的，他终于能看到庙里的景象了。

这时，他猛吃了一惊。他在问，在心里问，神位下端坐着的那个人，真是大名鼎鼎的“五魁首”？……

三、轮到他们“上班”了

凌成生何止吃了一惊？让他惊奇的事情多着呢！

首先，这个山神庙里的神像，是任何地方也没有的。那既不



是泥塑木雕的偶像，也不是工笔重彩的壁画。在山神庙的正面那块斑驳的墙正中，张挂着一张前些年印数很多的年画印刷品。那幅画的标题是《梅岭星火》，画的是坚持赣南游击战争的陈毅同志。怪的是这幅年画已经改了名，有人用毛笔在年画底下写了一行字：“大庾岭山神总统领陈毅元帅之神位”。望着这行字，凌成生想笑笑不出。真荒唐，陈毅什么时候当上山神爷了？而且还是山神总统领？这是因为陈老总在梅岭、大庾岭一带享有极高的声望，人民怀念他，把他奉为这一带的山神爷，寄托一种朴素的情感吧？这种事应该见怪不怪才是……凌成生只能这样想。

再看看香案前端坐着的那个人物头，凌成生决没有想到他已经这么老了。如果光看他的银须和白发，他肯定已经七十开外。可他盘膝端坐在蒲团上，腰板挺得那么直，可见他身子骨仍极为硬朗。烛光下，他那古铜色的方脸膛颇有一种不怒而自威的气势，低垂的寿星眉底下，那双眼睛很亮很亮。冲着那目光，凌成生确认他是“五魁首”无疑。那么，按惯例，凌成生应该像每一个矿花子一样，先行拜见之礼的。但今晚自己还未拜见头人，却被作为赌徒抓起来了，这倒使小凌有口难言。正踌躇时，突然从左边的人群中响起一个声音：

“呀，这不是成生表弟？”

凌成生朝发声的地方望去，他找到了他那位表兄——福贵胡子，正排列在那伙抓赌的人群中。望着那部浓密的大胡子，凌成生喜出望外地嚷出声来：

“啊，表兄，我正是来投奔你的，我落难了……”

福贵胡子从人丛中走出来，在他肩上重重击了一掌，凌成生不由得浑身一震。那个大嗓门又响了：

“你小子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咱大田村头一个大学生么？前不久还听说你大学毕业，当了什么记者了……”

这句话一出口，整个场子一下子静了下来，所有的眼睛全部盯住这个突然出现的什么记者。特别是“五魁首”的目光，看得凌成生心里直发毛。幸亏他早有准备，现编了一套鬼话：

“表哥，别提了，我出了事，关了六个月，工作也被革削了……跟我谈的那个妞儿变了心，我一气之下割了她的鼻子……”其实这是他一个同事的事，省城的晚报登过这个案例。

庙里庙外响起一片哄笑声：

“好一个白面书生，还真做得出来！砸了铁饭碗，来干矿花子，可要换副骨头哇！……”说话的是个红脸汉子，一股酒气扑鼻而来。

福贵胡子搭在他肩上的那只大手垂下来了，他叹了一口气：

“罢，先凑合着混吧。以后村上也缺不得文化人。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呀！这可负了乡亲们盼你成龙的一片心……”

这时，“五魁首”朝人群直挥手，那个红脸汉子又嚷开了：

“咱魁首大哥说了，‘上班’时间快到了，大伙儿回去罢！魁首大哥说了，今后可不能再赌，不然怎么着也对不起陈老总……咱可有言在先，谁若再犯，被我逮住，非罚得你七孔流血不可！”

人群开始慢慢散去。凌成生在心里暗笑，这些人也有“上班时间”？他跟着福贵胡子正要离去，却被“五魁首”叫住了：

“汪福贵，你和你的表弟留一下。”

两个人就站到“五魁首”面前，凌成生感受到那两道目光的炙烤。老半天，人物头问：

“这么说，你是大田村人？那我们算得同乡了。我是康家堡人，跟你们只隔一道大庾岭。现在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犯了更大的案子，逃进山来避风的？真要这样，你想错了。翠微谷有翠微谷的规矩，连女人躲进窝棚超计划生儿子都不能允许，当然更容